

花园

666

筱尔黛 著

遗忘塞纳河

花园

第十六辑

主编·珠雅

虽说偷偷画他是她的不对，
但他也不能就这样把她的画占为己有吧？
发现他是新上任的公司股东时，
先声明一下，她真的不是故意的，
她一个激动，脚下的高跟鞋便“吻”上了他！
不都说塞纳河畔的爱情是很浪漫的吗，
怎么一到她身上就命运乖舛啊？
难得的一次心动，难道要就此石沉大海吗？

筱尔黛 著

遗忘塞纳河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花园
666

流星族休闲花园
第十六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. 第十六辑/珠雅主编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5. 3

ISBN 7-5371-4825-2

I. 流... II. 珠...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2999 号

策 划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张红宇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流星族休闲花园 (第十六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社 址: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政编码: 830001

电 话: 0991-2885543(编辑部) 2864403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qingshao.net>

印 刷: 广东惠阳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44 字数 3840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5371-4825-2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新青少社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有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

1

千鸟之渊，樱花亭亭玉立，染白了天地；湖水碧澄，在樱花的轻吻下泛着轻轻的漪澜；湖面形似千羽鸟展翅欲飞，灵动得如梦似幻。

细雨乍歇，樱花沾着丝丝雨露，宛如佳人清泪。寒绯樱如轻染了胭脂的少女，酡然的容颜娇美而柔雅，醉人心魂！

一辆银色跑车缓缓停在一处宁静的山脚下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利落地跳下车，然后闲适优雅地静靠在车旁，凝望着无边的飞花雪影。

他的衣襟被风吹开，优美的长发轻扬于身后，俊帅的容颜扬起极轻极淡的笑容，显得无比幻魅，散发着优雅而神秘的气质。

伊藤辰介遥望着这片宁谧的天地，感受着“无”的境界。虽然身为日本人，但他并没有赏樱的习惯；

他的世界，从不存在风花雪月和诗情画意。只是刚完成一宗大型的收购案件，感觉有些窒息，才想找个宁静的地方喘息。

约莫过了二十分钟，他拾级而上，漫步在幽静曲折的小道上。微风吹拂，黑色的长发在花木掩映中无羁无缚地飘动，将高大颀长的身形衬托得飘忽神秘，完美得不近人情。

忽然，一张轻薄的纸摇摇曳曳地飘过来，落到脚前。他停住步履，俯身捡起，发现是张素描图。

望着画上的人物，他眉头渐渐蹙起。竟然是他！而且是在刚刚停伫车旁时画的！

流畅的线条，利落地勾勒出优美的形体，形神兼备，表现力很强。画面的角度，是从遥远处眺望俯视，看来对方就在这附近。

他微蹙眉头，缓步朝画纸飘来的方向走去。

一抹纤细的身影不经意地闯入他的视线中，他的脚步随即停住。

隔着纷飞的樱花，朦胧得似近若远，少女花夕影伫立于花海下，一头亮丽飘逸的长发随着身影的轻移而飘摆。寒绯樱将她的粉颊点映得娇艳嫣红，红润的嘴唇犹如可口的草莓，而那双水盈盈的美眸却露出焦急，不断四下张望。



一会，花夕影感觉有异，徐徐侧过脸来，赫然望入一双深邃慑魂的黑眸，红唇马上张开。

白丝衬衫、黑色的紧身长裤，飘逸的长发、俊美的容颜、神秘的气质，不、不就是她刚刚描画的那个男人吗？身形僵了僵，她立即心虚地移开眸光，却猛然扫过他手中的画纸。

完了！她低吟一声，脸蛋轰然发烫，微垂下去。

伊藤辰介缓缓地走近了，柔柔的夕阳映照在他的身上，让他整个人笼罩在金黄的光晕之中。

“请问，这是你的东西吗？”他垂下眼静静凝视她，唇间流逸出动听的磁音。

“是、是的。”夕影微垂首，绷紧头皮答道，娇柔的声音好像和煦的暖风，还带着淡淡的樱花之香，有着说不出的风情。

感觉到她的紧张，他的薄唇抿了抿，一丝似笑非笑的戏谑淡淡扬起，“你的画很美。”

“呃？”她微微一愣，抬起头。近距离凝视他，发现他的轮廓很深、面孔俊美，温文尔雅中还夹带着天生的尊贵气质和帅气的性感。她脸蛋倏地嫣红，才想起他的话，忙羞赧地回道：“谢谢！”

她看起来好温柔、好羞怯、好窘困！沐浴在柔雅洁白的气氛里，她清灵得令人心折！她身上甜美而纯

净的气息以及澄净清澈的目光似乎让周围的空气都干净了起来。伊藤辰介猛然感到一阵微微的眩惑。

“为什么画我？”他的嗓音轻柔到飘忽，高大的身子一动也不动，如子夜般的长发因风势而不羁地飘扬着，深邃神秘的眸子与她交缠。

“因为……很美……”她不好意思地低语。

他闻言一愣，浓眉缓缓地往上挑，随即唇边泛开一抹性感有趣的笑意，“这是赞美吗？”

“我没有别的意思。”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对，急忙摇手澄清，“我是说……刚刚那个画面很美，所以就忍不住……啊——”话还没说完，夕影马上转为惊叫，一只乌鸦猛然掠过她的肩膀。

虽然乌鸦在日本是吉祥的象征，但她实在很害怕那些有肩膀那样宽、那样肥大的乌鸦群。刚刚那画纸就是这样被“吓跑”的。

她瞪着大大的眼眸，紧张兮兮地瞪着那只降临在前方树上的乌鸦，好像它会随时飞下来攻击她这个娇柔纤细的人。

“别怕，它们不会攻击人。”安慰的嗓音像和风般温柔地飘散出来，灼热的气息拂过她细嫩敏感的颈项，继而包围住她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她仍心有余悸地盯着那个黑色的物



体，身体因为颈项间的灼热气息而轻颤了一下。

等等——

颈项？灼热的气息？她双目倏地瞪得更大，缓缓地将视线从那只乌鸦移到身前，正好对上那张离自己不到几寸之远的俊美脸孔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她把人家当成了尤加利树，像只无尾熊似的紧紧抱住。

她一定是在做梦！

回过神来，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跳离他身体，站到好几尺之远的地方。

“我很抱歉……”她粉嫩的脸颊，嫣红得像个熟透了的水蜜桃。

伊藤辰介不语，黑若深潭的眼眸气定神闲地凝视着她，性感的嘴角噙着一丝轻淡的笑意。

就在这尴尬、沉默的时候，山下隐约传来一阵车声。两人不约而同地望过去，正好看到一个高挑的黑衣女子走下车。

“我该走了。”夕影微仰起美丽的脸蛋，无瑕细致的五官仍洋溢着娇羞。她轻声说着，若有所期地望向他手中的画纸。

伊藤辰介微垂眼睑，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深邃的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，“这幅画我很喜欢，可以送

给我吗？”话说得温和有礼，可却有着不容拒绝的意味。

夕影眨眨翦水双眸，一时愣在那儿，无言以对。

迎上他漾着笑意的眼睛，她才下意识地扯着僵硬的笑靥道：“当然，我……很乐意把它送给你，很……高兴你喜欢……”她脸在笑心在哭。百年难得遇上一回的美景，百年难得一次的心爱之作，就这样被那个“美景”给夺去了，还得强颜欢笑相送。

为了避免泪眼汪汪，她口是心非地说完，转过身朝山下走去。

伊藤辰介凝望着那抹娉婷的情影下到山脚，走向那个黑衣女子，然后坐上车离去，他俊美夺人的深邃面孔，缓缓漾出一抹神秘魅人的笑意。



从千鸟之渊回来后，夕影一直心神恍惚，若有所失，郁夜发现她的异样，微扬红唇，雾绿的眼眸漾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，但没有开口。

郁夜是个极其优雅的女子，高挑窈窕的身段，仪态万方的举止，既高贵又冷漠，稍微挺胸抬头，双眸远视，旁若无人，顿然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



觉。她给人的压迫感来自她的高贵，更因为她的深沉，一种不轻易被看出的深沉，却在无形中辐射出某种危险的气息。

入睡前，夕影敲开郁夜的房门。

面对郁夜噙笑、静默不语的神情，仿佛已经早有所料，夕影顿时局促起来，脸上闪过一丝淡红。

“我今晚想和你睡。”她躲过郁夜的目光，爬上她的床，将丝被拉到脖颈处，轻贴着脸蛋。

郁夜微扬了下眉，笑了，关上房门，也上了床，“今天的写生怎样？”

“画了一张。”夕影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，语气有着失落和惆怅，“可是被要走了。”

“要走？”郁夜扬眉，饱含兴味地侧过身望着她，“听你的语气好像不是心甘情愿的，被敲诈还是被勒索？”看似揶揄，却是不容躲避的询问。

夕影眼神有些闪烁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才支吾道：“我在山上见到……一个男人，便将他画了下来，却不小心被他发现了，他很有礼貌地提出希望我能将画送给他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所以……”

郁夜淡笑，了然于心了。看来她失落的不是那幅画，而是画中人。她沉吟了一会儿，道：“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？”

夕影轻点头。那修长优雅的身影已经深入她心中，也许他太过耀眼，魅力逼人，才让自己对他的印象如此深刻。可是她为何觉得内心有些空空的？东京说大不大，可说小也不小，要再见到他是不可能了。想着，她微侧过身背对郁夜，轻轻咬着唇瓣，双手微微用力揪住丝被，想挥去那种遗落了某些东西的一样惆怅。

“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幅画作，可以再将他描画出来。”郁夜饶有兴味地建议。

这下，夕影听出了她话语中的笑意，她脸蛋红了红，低头埋进丝被中，依然背对着她，“我没有别的意思。”她急忙撇清。

“我也没有别的意思。”郁夜忍住笑意，望着她微僵的背影，轻缓开口，“我只是在建议你将它作为写生作业而已。”就在夕影稍微放松下来时，她又不疾不徐地加了一句，“要不把它贴在寻人启事栏目里？”

“轰”的一声，夕影脸蛋霎时嫣红了一片，急忙转过身，窘困地解释：“我、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只是……”她的双手不由自主地交缠着，“只是……那幅景真的很美。”

郁夜抿唇微笑，“说说看怎么个美法？”



夕影望着洁白的天花板，神情专注又迷离，“他是个优雅的男人，特别是他及腰的长发，让他看起来很飘逸，突兀地立在花海中，却又显得那么完美和谐。很奇怪的感觉。”说着她微蹙了下秀眉，随即微扬唇瓣，漾着浅笑。

“长发？”郁夜一怔，眼神微闪，脑海里迅疾闪过一个影像。蓦然，她绽开一抹高深莫测的笑意，“的确是个很特别的男人，用来做人体模特很不错。”

“可是……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东京这么大……”而且人家未必会答应。注定是要花落他家了，呃，不对，是川归大海——无望。

郁夜微勾唇角，浅笑道：“要找个长发的男人不难。东京和全世界，对我而言都一样。当然，将他的画像张贴出去。”她强调，若有所指地望向夕影。

“真的？”夕影一阵欣喜，当望见郁夜笑得有些意味深长和胸有成竹的神情时，她的内心有些忐忑不安，急忙强调，“我只是想要他当模特儿，没有其他意思，所以……所以你不能太过强求别人。”因为她清楚她的作风，害怕她会“强取豪夺”。

“好好好，只是模特儿，我会很尊重他的意见，行了吧？”她轻笑出声，带着揶揄的意味，让夕影听

得耳根都红了。

等夕影脸红了一阵，郁夜才满意地转移了话题：

“这个月中旬，巴黎有场艺术展览。”说着，她从一旁的台面拿过一本《世界艺术》递给夕影，“是JC·埃佛瑞蒙德的《守恋天使》复展，为期一个星期。”

“《守恋天使》？！”夕影激动地打开杂志，望见上面的图文，脸上的红潮转为灿烂的笑靥，兴奋和惊喜溢于言表，“真的是绘画之父的《守恋天使》！”一年前这幅画作的首展轰动了全世界，对于那次的错过，她一直念念不忘，渴望有一天能够亲眼目睹其容。

感染到她喜悦的气息，郁夜笑得愉悦、笃定，似乎早已料到。

“三月二十号，那天你有空吗？”夕影跪坐在床上，望向郁夜。

“我要搜集和分析日本法律的有关案例，时间有些紧迫，所以不去了。我会在巴黎准备好一切，到了机场会有人来接你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能照顾自己。”夕影摇摇头，有些遗憾，她希望能两人一起去游游巴黎，也能让她放松一下。这五年来，她从没有真正休息过。



“我已经安排好了。”依然是轻柔而笃定的话语。

“你总是这样，为我安排好一切，包括人生。可是什么时候你才能让自己休息，做自己喜欢、让自己快乐的事？”夕影轻缓开口，语气有些忧伤，更多的是无奈。

“我现在很快乐。”郁夜微微一笑，不以为意，然后望向窗外，雾绿的眼眸里流荡着一抹游离的波光，“就快了。”声音近乎低不可闻，轻得没有一丝重量，却又沉重得像是负载着多年的等待。



三月的巴黎还很冷，树木刚发新芽，微微探出嫩绿的小脑袋，窥视着这个馥郁芳香的世界。

一大早，夕影谢绝了主人的陪送，走出巴黎 16 区的帕西住宅区，坐上公交车来到市区商业街这片黄金地段，找到了埃佛瑞蒙德的艺术营业大厦。

顶层是展览《守恋天使》的大厅。入口处挂着沉重的天鹅绒帷幔，过道里装饰着墙毯，环境幽雅，富有贵族气息。巨型吊灯的璀璨光芒挥洒出大厅的富丽堂皇，烘托出镶嵌在豪华金色画框中的作品的名贵。

《守恋天使》前，人潮涌动着。

画中人是一位甜睡的少女，一身天蓝色的薄纱洋装，恬静地侧躺在藤蔓缠绕的椅子上，金灿灿的卷曲长发柔顺地披散在身畔，她的周围是一片高雅脱俗的郁金香和千姿百态的鲜花，一只丹金色的小松鼠在追逐、戏弄着花海中的蝴蝶。

少女姿态优雅，睡颜恬静，气韵盎然，宛如童话里等待王子将她吻醒的睡美人。即使闭合眼睛，却依旧形神兼备，混杂着甜美、纯净、文雅、端庄、性感、可爱……给人一种渴望和错觉，总以为少女会被嬉戏的小松鼠吵醒，就要睁开眼睛……

绘画之父，果然名不虚传！

即使站在远处，夕影内心仍然受到极大的震撼，她屏住呼吸，似乎怕吵醒了少女，也似乎在等待她睁开眼……绘画之父是如何将她的童话世界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？

《守恋天使》，不愧名如其画！

人潮在她的前方像水一样流淌着、涌动着，但她依然恬静地睡着，不管是达官贵人，还是贩夫走卒，她都不愿张眸，仿佛要在醒来的那一刻，见到想见的人。

夕影轻轻扫向四周，想在人群中找个视角佳的位



置。

一道颀长的黑色身影猛然从她余光中闪过，她心弦一颤，下意识地望向入口处的走廊，正好看见一个挺拔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转角处。

她的心怦然一动，双脚不听使唤地跑了出去。

右边宽敞明亮的走廊已经空无一人，她追到尽头，看到一排专用电梯，急忙调转头，朝来时的路跑去，坐进电梯下到首层。

当她气喘吁吁地跑出艺术大厦时，只看到一辆黑亮的房车驶离她的视线，消失在车流中。

她内心一阵失落。会是她看错了吗？可是那修长的身影、那深黑的长发……她茫然地四处眺望，眺望着眼前让她陌生的一切。

她的情绪顷刻间低落下来，觉得内心空空的，像是失落了什么。

今天是周末，赛纳河畔不允许车辆通行。街头的露天咖啡座散发出淡淡的香气，人们坐在藤椅上，围绕着小小的圆形桌子，悠闲地品茗着杯中的咖啡，任由温暖的阳光洒落一身。

身处这个梦幻之都，每个角落都有浪漫的剪影，弥散着雅致风情。

她徘徊在赛纳河的左岸，却对周遭的一切视若无

睹，连岸边的艺术都无法吸引她了。

身为绘画者，观察力要比常人敏锐。但她却对刚刚偶然闪过的一幕感到怀疑。即使是真的，又有什么用？要在陌生的国度寻找一个仅一面之缘的陌生人是根本不可能的……

她缓缓停住脚步，眺望着右岸，似乎能从空气中触摸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影影幢幢和馥郁芳香，感受到那个高贵优雅的世界。

她的心一震，猛然想到什么，匆忙寻到车站，坐上公车赶回帕西住宅区，但她没有回住的地方，而是在周围闲逛，期望遇见他。

帕西住宅区整个街道高级公寓林立，是上流人士的居住场所。如果他住在巴黎，应该会落脚于此。虽然对他一无所知，但他浑身散发出的高贵优雅，无形地展示出他不凡的身份和地位。

一日将尽，一无所获。

好几天，她一直在巴黎街头徘徊。

她觉得自己好傻！第一次做出如此疯狂而痴傻的举动。一次又一次地冀望，一次又一次地落空，直到第五天，待在巴黎的最后一天，她带着失落和惆怅，去观赏了《守恋天使》最后一眼，然后一个人落寞地走在大街上。

